

# 晨风岸

徐楠 井楠

青 苹 果 从 书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希 望

——序《青苹果丛书》

庄之明

人生如歌，青春如潮。

如歌如诗的浪漫时光，如丝如缕的青春情怀，中学时代是人生灿烂如金的季节。青春花季留下青春倩影，青春的旋律，青春的魅力，青春的风采。

多姿多彩的缤纷世界，多思多梦的青春心事，中学时代是人生播种希望的季节。青春雨季留下青春的苦恼，青春的困惑，青春的误区，青春记忆。

这里有属于青年朋友的那份阳光，那份绿意，那份真情，那份秘密，那童话般的关于人生未来的美好憧憬。

这里有属于文学青年的那份热情，那份



追求，那份执著，那份希冀。那质朴真诚的关于人生价值的最初思索。

青春花季，每一朵小花都是一个故事。

《青苹果丛书》的每一部书稿都有青春心事的流露，青春本色的记录。

如果你不漂亮，我不会说你美丽潇洒；

如果你不聪明，我不会说你机敏过人。

我无意评价这些出自初涉文学的莘莘学子的作品的成败得失，但他们用青春之手，拿青春之笔，饱蘸青春颜料画出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肖像画，而且画出了个性，画出了色彩，画出了格调。他们带着粲然的微笑，带着认真的思索，带着热情的期盼，描摹了中学时代一片奇妙的生活天地，一个瑰丽多姿的美好世界。竹不如花清且雅，兰虽似草秀而香。

这就是《青苹果丛书》留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珍贵的礼物，一片希望的绿洲。

希望之星正在升起。

我常想，青春是什么？青春就是希望。

希望是生机和活力，希望是信心和勇气。人生贵有希望。农民因为对金秋丰硕的果实报以无限的希望，才有春天的播种；发明家因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寄以极大的希

望，才有不怕失败的一次次试验……希望不仅仅可以创造奇迹，而且还能重写人生。海伦·凯勒这伟大而平凡的女性，之所以在那种凡人难以想像的困境中奋起，就是因为她认为青春不仅不能虚度，而且还要让青春闪闪发光。她坚信希望会改变一切，改变人的命运。所以说，希望是命运的星辰，奋斗是成功的前奏。

我们的文学青年，像春天树林里的鸟儿，开始用稚嫩的声音歌唱。“莎士比亚不是天外飞来的陨石。”这是丹纳的名言。因为在莎士比亚的歌声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艺术家族在合唱。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跨世纪的文学青年加入这个充满希望的队伍。

树林里因为有了小鸟，才显得生机盎然；红花因为有了绿叶，才显得多姿多彩。我们的文学青年，是文学花园中的青苹果，今天播下的是希望，未来收获的是成熟。

朋友，让我们走进这个有歌、有泪，如诗、如画的青苹果世界，去拥抱黎明，拥抱阳光，拥抱青春，拥抱希望，共同体验这一段最美的人生历程吧！

写于一九九八年国庆节



—

凌枫轻轻地出了家门，走下楼来——啊，下雪了。这个冬天，这个城市的第一场雪。北方冬日的早晨，天还是灰蒙蒙的。这场不知从昨夜什么时候开始飘落的小雪，已轻轻浅浅地在地面上铺下一层白色，就像一支水足而墨淡的狼毫大笔铺排。凌枫站在楼下深深地吸了几口饱含雪的气息的空气，想像着今天下了课雪能积到多厚，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她推出那辆已经伴她四年半的破旧自行车，很快消失在飘雪的路上。

凌枫的家在这个城市的北部。这个城市自古以来就一直这么顽强地挺立在这个国家的西北部，挺立在这片广袤的黄色远远多于绿色的大地上，有些孤独，但更有些倨傲地站在这里，冷眼瞅着不远处的沙漠瀚海和戈壁荒滩。她也有辉煌而久远的回忆——在金戈铁马的刀光剑影中，以一道边陲要塞的身份默默地见证了这个民族的历史。黄河千百年来穿城而过，她就千百年不变地默默地用怀抱接纳着这条大河，再目送她日夜不息地



奔向远方，永不回头。

凌枫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座黄河铁桥。虽然每天都从桥上过几次，但她还是会聚精会神地去观察这桥下的河和河边的不同景象。这个早晨，城市刚刚飘落第一场雪，晨曦中的黄河仿佛害怕惊扰了这城市的好梦，轻轻地流淌着，轻轻地承接着缓缓飘落的雪花，像这古老的大河千载不变的承接上天恩赐的庄重仪式。依稀可以听得到河水在翻卷流动的声音。凌枫早就发现：没有哪一个形容词可以用来恰当地形容这种声音——它已经超越了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她已经离不开这种声音。

凌枫所在的学校是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年月里诞生的。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数一数二的省级重点中学，在全国也小有名气。走进校园，一排排赤瓦红檐的平房掩映在树丛中。有的窗户还是雕花镂空格，于一砖一瓦中弥散出浓厚的古色古香的气息，让人一眼看到，就不由得想要于其间捧读古卷、吟诵诗书。

如果说这校园的赤瓦红檐还不足以说明她漫长的历史，那么我们只要顺着梧桐夹道的柏油路走下去，很快就会来到一座相对独

立的院落门前——翘首飞檐的门楼，青灰色的古砖，两扇斑驳的朱红色大门，所有这一切已经不能不使人对这位历史的老人肃然起敬了。檐下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匾，上面写着的就是近百年来出入其间的人们铭记于心的两个字——弘毅——这所学校的校训。苍劲古朴的字体和原本应是金灿灿的铜漆色，都已经被岁月的风尘剥蚀了百年，但这两个出自远古时代儒家先哲口中的字，其意蕴不但没有老去，而且在时代的荡涤中显得越发悠长深远、耐人寻味了。

院落不大，一条笔直的甬道尽头，有两间教室，这是整个校园里颇为特殊和神秘的一个地方——省教委直接下属的数学奥林匹克实验班的所在地。而这，正是凌枫每天上学的目的地。

下课了。那位温婉可人、亲切柔和的外语老师刚一走出教室，凌枫就从座位上“弹”起来，一阵风似的冲出去了。坐在离她不远处的丁瑾如，只觉得这阵风卷着一句话送到她耳边——“嘿，不去玩雪吗？”她抬起头，早已不见了说话人的影子。

丁瑾如低下头，继续把她外语课的笔记



补全，然后迅速但小心地把书和笔记放进书包，取出下节课要用的数学笔记本，这才站起来，往外走去。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回头招呼自己前座的两个女生——于倩和程燕，三人一起走出了教室。哇——大雪铺盖了视线所及的一切地方，在冬天里阴沉灰暗了许久的城市和学校仿佛在一瞬间换上了鲜亮耀眼的白色，让这几双颇有些疲倦的眼睛不由得猛地一亮。一场雪将一股鲜活的生气注入了这个世界，给了所有这些年轻的生命一个最好的解放自己、尽情宣泄的机会。操场上到处跑动着玩雪的人，到处飞舞着雪球，色彩鲜艳的冬装在一片广阔的白色中尽情地跃动，竟也在这冬的萧瑟和凄冷中舞出一片绚丽夺目的景致。她们很快发现了凌枫——虽然她穿着乳白色的短大衣，几乎和这片雪色融为一体，但那灵敏轻小的身影和特有的姿势使她像一个飞舞在雪花中的耀眼的精灵。圆圆的面庞红彤彤的，衬着她一闪一闪的黑眼睛，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显得那么热烈，就像一团火焰。她正和一个邻班的女生展开“激战”，一不留神，被不知哪里掷出的无名雪球击中，一股雪的碎片顺着脖子淌下去，她并不生气，只是回头笑一笑。

丁瑾如她们三个站在操场边上，静静地  
看着这个场面，寒冷使她们不时地跺着脚。

“其实，我也特别想去打雪仗，但是我  
觉得他们打得太野蛮了。”于倩说。

“就是，有的男生揪住领子往里灌雪  
球。”程燕边说边皱着眉摇摇头。

丁瑾如没有吱声——她想起了自己家乡  
的小镇下雪的样子和儿时玩雪的往事。她并  
不是一个喜欢恋旧的人，她自己这样认为。  
她甚至觉得那种触景伤情式的联想太有些酸  
腐气。但她今天之所以没有和凌枫一起冲上  
“雪场”，的确确实是由于她想起了一些久违  
的往事——她的家不在这个城市，一年多以  
前她考到这远离家乡的省城，寄住在舅舅  
家，和患脑溢血瘫痪在床的姥姥挤在一起。  
她是由于数学竞赛的选拔而考进来的，但她  
对今后的数学竞赛却是兴味索然。由于基础  
的相对薄弱和环境的突然改变，一开始她的  
学习成绩非常不理想。父母很着急，想让她  
回小镇中学去读，也好随时照顾和督促。她  
呢，虽然离开家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成绩的  
关系心理压力也很大，但在父母这样的意见  
面前，她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硬是咬着  
牙，坚持了下来。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她拼命地学，几乎每天都熬到深夜，有时就先小睡一会儿，然后一直学到东方发白。舅妈经常不让她开灯到那么迟，她就偷偷地点起蜡烛。黎明前的时分，鸟儿会大合唱似的叫起来，慢慢地唤醒一个光明的日子。每到这时候，她就感觉到格外的紧迫和警醒——她知道父亲母亲在远远地看着她，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在远远地看着她——当然，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在时时刻刻盯着自己。像所有正值梦幻年龄的女孩子一样，她也喜欢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足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梦想。她有许许多多藏在心底里的美好的期待和憧憬。但每一次坐在桌前迎来黎明的时候，她就明白：自己要得到这些，需要比她们付出更多、更多……她喜欢星空——她觉得那万家灯火的明亮是不属于她的，她喜欢让自己的目光飞升上去，长久地凝视那片瀚海星河——那高于万家灯火的寒冷而凄清的美……

第二次期末大考的成绩没有让她失望，平时成绩她也正在迎头赶上。最难的一段日子似乎就要过去了，然而这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期末大考——她不得不在心里给自己打一个“?!”。正沉吟间，于倩和程燕的对话飘

到耳边。

“哎，快考试了，那么多历史、政治我还没背呢！”

“就是呀——整天忙着做《教程》还做不完，哪有时间复习呀?!”

“还说呢，就是时间再紧张，第一的宝座不还是你程燕的?”

“什么呀——这次我都没怎么复习呢，一点儿底儿都没有。”

《教程》是他们对一套数学竞赛辅导材料的简称，由于是数学班，他们高一一年已经上完了高中数学全部内容，剩下的时间专攻竞赛专题。这套对别的学生来说也许只是课外材料的书，在这个班里成了必修书，是必须按进度完成的作业，由于有相当的题量和难度，“教程”这两个字在这班学生的心目中，已经成了一座需要奋力攀登的高峰，不得不时时刻刻记在心上，挂在口边。

她们俩正说话间，一个凌厉的雪球从热火朝天的“战场”上飞了出来，直向操场边上飞来——不知是谁的一发“炮弹”打偏了。丁瑾如、于倩、程燕三人的目光不由得都被这雪球吸引了过去，眼看着这个大得出奇的雪球打在了经过这里的郭春霖身上，她



们甚至清楚地听到了那重重一击的声音。

郭春霖永远是独来独往的。他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雪球吓了一跳，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可他连头也没有抬，只是用力地拍打了几下身上的雪末。

瑾如她们循着雪球飞来的方向望去——是那个年级里专横出了名的小子。这会儿他眼见自己的雪球误打在了别人身上，连看也没多看一眼，继续团他的雪球。

“这人怎么这样啊?!”瑾如忍不住了。

同班的几个男生跑过去：“谁打了咱们班郭春霖?”周国琨说着就要向操场中央跑过去，被别人一把拉住，他回头一看才发现：

郭春霖拍干净身上的雪末，已经走出去好远了。

## 二

上课铃响了，这节是体育。

他们班和别班合上体育课——男女生分开。由于快要期末考试了，体育课的教学进度已经完成，这 45 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自由



活动了，不过队还是要站一下的。你瞧这两个班的女生队伍——前两排每排有十多个人，第三排却只有六个——这六个就是他们班的全体女生了：除了小巧的凌枫、高挑的程燕、秀气的于倩和活泼的丁瑾如，还有两个是柔弱的白馨和文静的韩清。

队伍解散后，六个人慢悠悠地走回教室。全班大部分都在埋头做题——不用说，自然又是《教程》。有几个人趴在桌上——准是昨晚又熬得挺迟。六个女生各归其位，凌枫和丁瑾如的同桌都不在，凌枫轻轻走过来，坐在瑾如旁边，两人轻轻地说话。

“昨晚《教程》做了多少？”

“没劲。我一直看萧红的散文集到十二点。”

凌枫一边说，一边在旁边的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春天来了/花儿开了/鸟儿歌唱/姑娘在微笑。”

瑾如拿过来，轻轻地念着：“什么？”

“萧红穷困潦倒的时候，有家杂志社派萧军去找了她一次。在她住的小旅馆破桌子上，萧军发现了它，他们的缘分就从此开始了。”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只是看着那张纸上



的字。

下课铃响了，窗外的操场照例喧闹起来。教室里剩下寥寥几个人倒也宁静、祥和。快要打响上课铃的时候，“砰”的一声，门突然被撞开了，接着是一连串男生抱着脑袋逃命似的冲进门来。李悦，邓明，张子欣，岳衡，最后是雷宇。

一串人穷形尽相地“逃”进门来，脸上还顽皮地笑着。“断后”的这位雷宇值得多说几句，他个子高大却非颇长，体格健壮而不臃肿——似乎一切都恰到好处。他是五个人当中颇引人注目的一个，尤其是那双大眼睛，转动起来灵活快捷得使你的目光难以捕捉，不知使多少女孩子为之心动。这会儿他两手抱着头，跑进门来，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一边跑，一边喊：“不好了，不好了！快闪开——周国琨要破门了！”走在后面的那个岳衡，到底比前头的那几位稳重了几分。他踱着方步，带着沉稳的微笑，迈进教室里来；只是在经过讲台时，很自然地转过一张棱角分明的清癯面庞，右手抬起轻轻一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这样的一幕经常发生在上课铃打响之

前，因此教室里的反应也是习惯性的；后排的略一抬头又低下，知道该准备上课了；前排的——尤其是靠近门边的——迅速掩头趴下，伏在桌上，还有几个一跃而起，“撤”往后排，于是门口的“战场”一瞬间就被扫清了。很快，就听“砰”的一声，一只足球打在门上又弹开了，紧接着又是“砰”的一下，紧接着“砰砰砰”的好几下，终于伴随着一记“砰”声，一只足球飞进门来，直奔教室墙角，大家这才“解除警戒”，抬起头来，像每次一样，看到周国琨得意洋洋地踱进门来，走上讲台时还要举起握拳的双手，缓缓地在肩膀两侧挥动几下，仿佛台下有万众欢呼一般。周国琨的脸形五官，颇有几分与他最欣赏的明星——张学友相似。他的眼睛不是很大，却时不时闪动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光彩。

周国琨刚回到座位，就像踩响了控制打铃的按钮——上课铃不早不晚地响了起来。大家都已各归其位，惟有丁瑾如身边的位子还空着。铃声刚落，只见门口摇摇晃晃闪进一人——个头不高，眼睛似乎还没从睡眠状态中完全睁开，看上去空荡荡的大书包晃晃悠悠地搭在肩上。他不紧不慢地走到那个空



座位坐下，周围的人们似乎也已习以为常。他刚坐下，瑾如就关切地小声问：“又睡到这会儿呀——刚才周国琨替你答的‘到’。”徐箬扬笑了，眼睛眯成了一条小缝：“我梦见咱们班换班主任了……”正说着，老师就走了进来——这节是数学课，走进来的正是他们的班主任——孟老师，四十来岁年纪，中等个头儿，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走上讲台，他向下扫了几眼，看到一张张课桌上闪动的那种特殊的草绿色，脸上浮现出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是《教程》封面的色彩，出入于这间教室的每一个人对它都怀有复杂而微妙的不同的情感颜色。孟老师的眼角突然微微一沉——有一种不悦的情绪注入了他的表情——他的目光落在丁瑾如的同桌面前——他面前的桌子上是空的。只见他一边在书包里翻找，一边匆忙地自言自语似的问瑾如：“这节是数学吗？我怎么记得今天没有数学课呢？哎哟，没带《教程》，真糟糕！哎，这节课讲什么？”瑾如小声答道：“我怎么知道？”一抬头，正碰上孟老师透过厚厚的镜片的严厉目光，忙把自己的目光移向别处，不经意之间，却突然发现凌枫正凝神注视着这里，若有所思。

孟老师已经开始讲话了——说的是他从前带的奥班学生的辉煌业绩——多少个“北大”，多少个“清华”，北大和清华当年怎么抢着要他们——这些话，坐在这间教室里的人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了。每次这通训诫一开始，就有不少人去看窗外那棵老榆树——夏天的时候看它的叶子的绿色，冬天的时候看它的枝杈的形状。他们不仅是看树，也是在看天。

虽说这些话对他们来说已是耳熟能详，可还是会触动每一个人各自不同的一番心思，毕竟谁也不能不在心里对自己的未来做个盘算。大多数人都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努力备战竞赛，争取保送；另一方面踏踏实实学好各门功课，准备“黑色七月”奋力一搏——只有周国琨例外——从一进入这个班以来，他就把几乎全部精力放在了竞赛数学上，他要力争获奖保送，他要从这里打开自己的未来。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竞赛数学有多么大的兴趣，只因为——既然已到了这个环境中，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呢？他周国琨最看重的是实效。此刻他面对着桌子上摊开的《教程》，正凝神思考着一道数论的题目。